

鼓浪嶼的鋼琴聲



如是我見 魯力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每當我聽到《黃河》這首鋼琴協奏曲，眼前似乎浮現壺口瀑布的壯觀與磅礴，看到千軍萬馬咆哮而過，一瀉千里的黃河水。那種震撼，一直在心頭縈繞。殷承宗那一下下敲擊心靈的鋼琴聲，高亢音符奔騰而出，那就是黃河。

幾天前，我再次登上鼓浪嶼。這是一個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島嶼，島上風光旖旎，氣候涼爽宜人，鳥語花香。當我走進位於菽莊花園「聽濤軒」的鋼琴博物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片茂盛的榕樹。榕樹林生機勃勃，圍繞着一池清水，環抱着鋼琴博物館。悠揚的琴聲從館中傳來，餘音繚繞，與榕樹一起共鳴。

走在鼓浪嶼那綠樹濃陰的小道上，不時就會聽到幽雅的琴聲，時而柔和緩慢，時而明快激昂，音韻在樹叢上空迴盪。一九四一年，殷承宗出生於鼓浪嶼。十二歲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鋼琴專業學習，十八歲獲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和平友誼節鋼琴比賽金質獎。後到列寧格勒音樂學院學習。一九六二年，在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獲得亞軍。一九六九年，他參與創作鋼琴協奏曲《黃河》，並在次年首演這首鋼琴協奏曲。從此，這首帶有民族精神的《黃河》鋼琴協奏曲就傳遍全國。

說起殷承宗，我想起一件趣事。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左右，當時中央樂團訪問福州，在五一路公演。因我母親工作地方就在演出的那幢樓，得以進入觀

看。當我見到當年只能在電視中見到的殷承宗等中央樂團一眾明星從我眼前走過時，內心一陣激動，脫口而出：「終於見到了活的殷承宗」，大家都笑了起來，殷承宗還走過來摸了摸我的頭，我激動地眼淚都掉了下來。

在鋼琴博物館，我見到一台產於一八八八年的施坦威鋼琴。這是曾擔任過波蘭獨立後首任總理的著名鋼琴演奏家帕德雷夫斯基的演奏琴。他畢業於華沙音樂學院，師從著名鋼琴大師斯特羅布爾、雅諾塔與施洛澤。出名之後，帕德雷夫斯基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總共演奏一百一十七場音樂會。他不僅是優秀的鋼琴家，更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在一九一五年放棄心愛的音樂，轉而全心投身波蘭的獨立運動，貢獻良多。

在我參觀時，館內職員正在彈奏那台一九二八年美國製造、價格不菲的全自動「海那斯」名琴，用的是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譜，演奏貝多芬《悲愴奏鳴曲》。作為貝多芬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悲壯的慢板揭開全曲序幕，從憂傷的C小調開始，在沉重的琴聲中逐步展開。最後樂章，一開始是如雨珠傾瀉而下的連奏，洋溢着不可抑制的青春活力。彷彿撥雲見日、雨過天晴，表達出貝多芬「只要勇敢堅強，人終能戰勝命運」的信念。

鼓浪嶼這個小島曾經孕育一批有歷史地位和世界聲譽的音樂家。二〇〇二年，鼓浪嶼被中國音樂家協會命名為「音樂之島」。去年，廈門殷承宗鋼琴藝術節音樂會，八十二歲的殷承宗，攜手三十八歲大提琴演奏家卓賢、十八歲的小提琴家蘇千尋同台演出。《黃河》的鏗鏘音調，再次響徹在鼓浪嶼上空。

帶着貓咪去踏青



人與事 梅莉

清明回老家掃墓，家裏的貓咪巴喬怎麼辦？是繼續寄養到朋友家，還是送去寵物店，我和先生商量。他說，我們開車帶着他回老家。

這可是巴喬第一次出遠門，來回近千公里。貓是一種極其敏感又膽小的動物，容易受驚嚇產生應激反應。好在，在這次遠行之前，我們給巴喬做過一些社會化的訓練，經常牽繩帶牠下樓玩。剛開始出門時，巴喬連電梯都不敢坐，肚子幾乎貼着地面匍匐前進，遇見別流浪貓先自動矮半截，大概便於看清敵情好逃跑。出門次數多了，牠膽子大了，看到流浪貓還主動追上去。每天晚上七點多，巴喬就守在大門口邊撓門邊叫喚，各種撒嬌賣萌翻肚皮想求我們帶牠出去玩，嘗過自由的滋味，就念念不忘廣闊天空。

為了防止行車過程中，巴喬受到意外驚嚇後逃脫，我們給牠繫上安全的牽引繩，但還是在車內自由活動。車開了，巴喬有點害怕，小聲地「喵喵」叫。我對牠說，巴喬不怕，很安全的。牠好像聽懂了，很快就安靜下來，被窗外的風景吸引。圓溜溜的、琥珀色的大眼睛急速地轉動着，外面的春光令牠應

接不暇。沒見過世面的小可愛，「人間四月芳菲始，又是一年清明時」，我們帶着你一起踏青去嘍。

抵達我媽家後，巴喬也完全沒把自己當外「人」，牠巡視一番，不焦慮不吵鬧，吃喝拉撒正常。在我媽身邊聞一聞氣味，算是打過招呼認識。可能對新的領地很滿意，時不時地還在地板上打幾個滾。佩服巴喬的適應能力，就拿我自己來說，每次回到老家的第一天晚上準會睡不着，因為認床。如此看來，我竟然還不如一隻貓隨遇而安。細究一下，貓亦如人。巴喬初到我時，因為在我們領養牠前曾流浪過，很沒安全感，時時刻刻伸出利爪、露出利齒準備攻擊人，防衛自己。慢慢地，知道我們不會傷害牠之後，性格開始有很大改變，變得溫和、黏人，可愛值翻倍。

貓帶給人的快樂有多少，只有養過的人才深有體會。很多作家都愛貓，比如錢鍾書住清華園時曾幫自家的愛貓花花兒與林徽因家的大黑貓打過架。村上春樹從小愛貓，養過十幾隻，他曾說：「做隻快樂的貓，找個有太陽的地方安穩穩地睡覺。不嘆息過往，不憂心前路，簡單自足，方能抓住眼前的幸福。」

通過這次遠行，我覺得巴喬是情緒穩定的快樂貓咪。

馬克思的酒情懷



閒話煙雨 白頭翁

特里爾是德國邊陲古城，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德國已然古老得燦爛光輝。難得的是直至今日特里爾古城的街道、教堂、城堡、石橋，似乎還是古羅馬時代的風采，它曾是西羅馬帝國的國都。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卡爾·馬克思就出生在這座古老的小城中。

二〇一八年在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紀念日，中國為卡爾·馬克思製作的高二點二米、重二點三噸的青銅塑像，聳立在離馬克思誕生的那幢古老的小樓不遠的街道上，那應該是馬克思五十多歲的形象，一臉濃密的大鬍子，穿着厚重的大衣，馬克思正闊步走在家鄉的石頭街道上。來特里爾的中國人可能會做兩件事：一是和馬克思塑像合影，二是買兩瓶特里爾的黑比諾葡萄酒。馬克思對家鄉的葡萄酒情有獨鍾，在他離開家鄉後，常常懷念的就是這種黑比諾葡萄酒。每當馬克思懷念家鄉時，他常常想起特里爾那滿山滿坡、一眼無垠的葡萄園，想起那收穫葡萄的季節，尤其讓他回味的是特里爾的葡萄酒。

馬克思終身嗜好葡萄酒，但無記載他是幾歲開始喝，看看馬克思對飲酒的评价，對飲酒的自信，對酒文化的深解。

馬克思在給他的親家公佛郎斯瓦·法拉格的信中說：「衷心感謝您寄來的葡萄酒。我出身於葡萄酒產地，自己也是葡萄園主，自幼喜歡葡萄酒，所以能恰當鑒賞和品評葡萄酒。」馬克思在這段信文中講他出身於葡萄酒產地，他的家鄉是酒鄉，自幼喜歡飲酒，按中國人理解，小時候就喜歡喝「一



德國特里爾的馬克思雕像。

資料圖片

筷子頭」，那是因為有個喝酒的環境，大人喝酒時，用筷子頭蘸一下酒杯中的白酒，往孩子嘴裏一點，叫自幼喝「一筷子頭」。馬克思自幼喝的絕非一筷子頭，一是他生活的特里爾不用筷子就餐，二是在他的故鄉，喝酒如品茶，如禮貌，如問候，如遞上名片。馬克思的「酒史」肯定不短，所以他才自信滿滿，坦言能鑒賞、能品評葡萄酒，說明馬克思不但善飲，且能品鑒，能喝出名堂來。

一八六七年馬克思正為其偉大的著作《資本論》德文版第一卷的出版而焦慮奔波，他坐在從倫敦前往德國的輪船上，望着突然而至的大雨而默默地喝着一杯葡萄酒。那時候馬克思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但其對酒的愛好就沒有減。因為在當時，德國人把喝葡萄酒視作為一種「藥療」。但馬克思喝的是「苦酒」，囊中羞澀加上心繫《資本論》。馬克思飲酒也是擇友而酣，他曾和恩格斯「狂飲一次」，導致大醉，醉臥不起。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志同道合，也是親密無間的「酒友」。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有四百多處講述葡萄酒的事，談論過二十多種葡萄酒。從法國葡萄酒到德國葡萄酒，從英國的雪利酒一直談論到蘇格蘭的威士忌，馬克思家鄉的「雷司令」。那是一種行家的評

「城市互聯」



市井萬象

「城市互聯」中法當代建築展、中法青年建築師展，正在位於杭州的浙江美術館舉辦，這是首個對中法建築師的實踐進行梳理和集中展示的大型建築群展。 中新社

春天囑咐的事



君子玉言 小香

春天真是一個大氣美好的季節，她大大方方地一捧一捧送給我們鮮鮮嫩嫩的美物。那麼多好看的顏色，花的顏色、樹的顏色、草的顏色都是鮮亮的；那麼多時令的鮮物，那麼宜人的和風。清明期間，出行的人們湧滿各地，「好像每個景點都擠滿了一億人」。不幹點啥，不看點啥，不吃點啥，似乎對不起這無限春光。

在我的老家，春天春筍萌生，正是挖筍吃筍曬筍醃筍佳季。先是胖墩墩的團筍，後是細瘦如筷的毛筍。竹子都是長在山上的，挖筍要爬山爬坡，近處的容易看到的筍早被人挖走了，欲尋新筍不免要攀登更高處更偏僻的陡坡，有點費力氣，挖筍也是個力氣活，有些許技術含量。不過我幾次參加都是姐姐作為踏青來安排的，到朋友家的山上走走（也幹活，挖多挖少隨意），竹林幽靜，頭上風吹林梢、鳥語啾啾，腳下野花叢叢，辛苦一點也歡喜。那些大咧咧戳在顯眼處的長出一尺高的筍，已經「老」了不能吃了。好吃的嫩筍是躲藏起來的，要向深叢高坡草裏尋，剛剛冒出尖尖的才好。先向外挖，直徑要挖闊一些，再向深挖，一顆胖胖嫩嫩的筍實實睡夢正酣。採回去，用雪菜青豆一炒，筍白菜青豆綠，清清爽爽，極其下飯。

一時間，江南春筍多到「氾濫」，送親戚鄰居家家都擺手說有有吃不完。不過春筍厚道，可品鮮亦可久存，可配素菜亦可搭葷肥。吃不完的筍，用開水焯一焯斷去生澀，攤鋪在篾簾裏，放在天井，大太陽曬上幾天，風吹上幾天，成為筍乾，可存放很久。最精典的要數筍乾蒸肉，先將五花肉用鹽冰糖老抽黃酒等調味料醃好，然後一層筍乾一層肉鋪疊幾層，大火蒸透，讓筍的瘦韌充分吸飽肉的肥厚，肉不膩筍不柴。這道菜可以吃幾頓，吃一次蒸一次，越蒸筍越軟韌、肉越綿軟，筍之鮮肉之香相

互浸潤，口口入味。有的人家會把肉焯熟再與筍蒸，不過我家的習慣就是反反覆覆蒸，功夫菜，也不太費事。

吃筍一定要開水焯過。有一年媽媽住院做手術，我自己在家胡亂做了涼拌筍，半夜胃裏突然泛上一股粗糙的顆粒感，好似長了一團草，攪來攪去折騰了好一陣。我一邊忍着難受一邊苦笑自己，估計反芻的老牛就這樣吧。

青團也是春天的時令小點。人們到鄉林村野田間地頭採來艾草（超市也有賣），用開水燙燙斷生，切得細細碎碎或者榨出汁液，和在糯米粉裏包青團，綠綠的誘人。青團可甜可鹹，甜口的用豆沙作餡，鹹口的用雪菜筍丁餡。甜鹹都好吃。

此時新茶也上來了。我的老家產綠茶，鄉間茶園一畦畦，依山綿延，也是一道風景線。講究的人喜歡喝手工炒製的茶，其色澤亮、香氣高、口味好。小時候我見過外婆炒茶。將剛採的茶攤開晾上一兩個小時，使芽葉充分打焉「萎凋」，柴火將鐵鍋燒熱後（據說溫度要在一百四十攝氏度），將茶芽放入鍋中，用手掌不停翻搓，讓每一片葉芽都有機會與鍋均勻接觸，眼看着茶葉的顏色一點點變深，葉片由舒展一點點縮小。一股淡淡的茶香在灶間蒸騰着，瀰漫開來。鮮茶葉在炒製過程中散發掉水分，青澀味也蒸發了。炒好的茶冒着騰騰熱氣，放到桌上揉捻，先輕後重

再輕，使茶葉結塊成型，再攤開晾。炒好一鍋茶大約一個來小時，採來時一大攤鮮葉，炒製後只有鮮葉三分之一的分量。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明前茶」。

炒茶過程當中，因為要一直不停用手翻搓，幾乎容不得直腰休息片刻。用木柴燒鍋，煙氣很熏。一鍋茶炒下來，瘦小的外婆汗水濕透衣衫，手掌通紅。炒好的茶都是自家親朋喝，葉片根根直立，碧綠透明，氣味清香。那時，我的外婆已經八十多歲，這位大家閨秀出身的老太太還愛看書。當年，一位白髮蒼蒼的瘦小老太太，戴着老花鏡，坐在老屋天井的藤椅上，手裏捧着一本金庸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這個場景我至今依然歷歷在目。自外婆後，我很少再見到會炒茶的人了，也再沒喝到這樣純正的手工炒製的茶葉。小時候不懂，現在才知道，有一種茶葉，既是春天的味道，也叫做「外婆的味道」。

春天的綠色也是鮮嫩多汁的。竹子乾乾淨淨的蒼綠，柳樹淡淡的煙綠，銀杏初發的水色翠綠，古槐的萌萌綠芽，灰瓦紅牆老屋簷上攀援的迎春藤，老城河水波澄澄，水草漫漫……滿眼翠色柔美大氣，層次協調又分明，養眼潤目又滿齒留芳。

春天交付我們的，都是美的好的，讓我們不由得不關心春天，心甘情願地關心春天，滿心歡喜地答應着春天的囑咐。



春天的「小喇叭」。

作者供圖

述，經濟學家的論述。不止一次地由酒的生產業談到資本的流程。正是馬克思在他即將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中，在闡述「生產時間」時，就用葡萄酒在酒窖中的發酵和存放時間來說明「資本處於生產過程的全部時間並不必然是勞動時間」。中國研究酒文化的人，很少鑽研《資本論》，而馬克思的這一理論，恰恰從理論上奠定年份酒的市場價值。

每逢馬克思和恩格斯相見，必有說不完的話題，飲不盡的酒。恩格斯常常有備而來，他會給馬克思帶來沙托一馬爾高酒，即波爾多五大酒莊之一的瑪歌酒莊的好酒。恩格斯了解馬克思，兩人心靈相通。恩格斯經常給馬克思寄葡萄酒，如一八六二年二月他在信中說：「今天給你寄去一個木箱，內有八瓶波爾多，四瓶陳年葡萄酒，二瓶雪利酒……」可以想像，當馬克思接到寄件時的高興心情，酒的魔力。

二〇〇八年我在倫敦馬克思的墓前瞻仰，獻上了一份鮮花，寫過一篇祭文《給他深深鞠一躬》，如果哪一天有幸再去特里爾，我一定在馬克思雕像前斟滿兩杯葡萄酒，一杯是黑比諾葡萄酒，一杯還是黑比諾葡萄酒……